

短篇小说集

海外学子

心态录

李惠薪 著

新华出版社

短篇小说集

海外学子心态录

李惠薪 著

新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 1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海外学子心态录/李惠薪著. —北京:新华出版社, 1996. 5

ISBN 7-5011-3002-7

I. 海… II. 李… III. 纪实小说: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47.7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8587 号

海外学子心态录

李惠薪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宣武西街 57 号 邮编 100803)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春雷印刷厂印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0.5 印张 230 千字

1996 年 7 月第一版 1996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2000 册

*

ISBN 7-5011-3002-7/I·139 定价:15.20 元

内容简介

本书是以中国留学生的海外生活为题材撰写的短篇小说集。

作者是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呼吸内科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她曾于 1988 和 1989 赴美访问、进修两年,有计划有目的地深入美国社会的不同阶层。回国后,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所受诉诸于笔端,形成本书所合集的 15 个短篇。

小说真实地描述了出国热潮中涌入大洋彼岸的中国学子吃苦耐劳、勤奋进修和乐于助人的高尚情操,也细腻地刻画了那些寄人篱下、受人鄙视、生活寒酸还自欺欺人的可悲景象。作者在记叙这些海外学子的生活经历时,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揭示了他们在特定环境下的心态,展现了异国他乡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

读者不仅能从中了解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生活、工作情况,同时也看到了光怪陆离的美国社会。

目 录

北丢别克街 625 号.....	(1)
“点心分享”	(39)
他乡遇故知	(53)
礼尚往来	(70)
似曾相识	(84)
礼多人不怪.....	(102)
亲与情.....	(124)
别了,薇达	(176)
孤独异乡人.....	(187)
阴差阳错.....	(206)
一仆三主.....	(251)
将错就错.....	(271)
噢,我的门牙	(291)
我好比笼中鸟.....	(301)
莱茵河畔的“莉倍卡”.....	(311)
后记.....	(329)

北丢别克街 625 号

原打算将车开到商店门前，一想停车费，改变了主意，立即减慢了油门，想寻找一个既可以免费停车，而离商店又不要太远的地方。坐惯了小车的人是颇懒于走路的，正如打字机不离手的人，不愿用手写英文似的。汽车沿着丢别克街慢慢地滑过来，通过了红绿灯，南丢别克街已过，现在正滑行在北丢别克街上。丢别克大街在 Z 市是一条贯穿南北的近市中心的干线，也是市里最长的一条大街。前面有一片停车场，虽不宽敞但却十分清静。住在 Z 城已有一年了，肯定开车经过过这里，可却没有停过车。匆匆地目测了一下，商店区的霓虹灯招牌近在咫尺，这里正是我要寻觅的一举两得的好地方，趁着后边没有车，急忙转弯拐到人行道上，按着地上规画好了的白线将车

停稳。这时才发现团团黑云压将过来，大滴大滴的雨点泼撒下来，昨天晚上听过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有雨，现在是几点了？看来美国人的预报也未必十分准确。

熄灭油门儿，关上车门，想看看表，这才想起手表没有电池了，我到商店正是要换电池。上学期间手表的重要性不大，大家一般都选十点以后的课，甚至是下午，因为全是“夜猫子”，少有早起的，暑假开始打工可就不一样了，大多数的工种都必须早起、准时。美国的雇员可不是含糊的，这里既没有大锅饭，更没有铁饭碗。所以要一只十分准确的手表对于一个打算在假期里挣出下年的学费的学生来说，该有多么重要了。

猛向商店区的方向跑了两步，铜钱大的雨点砸到背上生痛，很快就淋湿了，看样子这雨来势十分猛烈。Z城的夏季就是这样，有时甚至晴天下雨，毕竟不会长久的。看来，暂时避避雨为上策。扭身冲着—个距离最近的门口跑过去，偶一抬头，看见那门楣上被雨水冲刷的异常清晰的门牌：

625 号

刚刚推开门，一个十分响亮的声音几乎是喊出来的：

“你来晚了！”

我知道这不是冲着我说的，可这声音恰值我推门后出来，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喊话的人紧靠着门口，坐在一只万能轮椅上，满头卷曲的银发。从外貌上难以猜出她有多大年龄，七十？八十？或者更高。她穿着一身色彩鲜艳的短袖、裸领的连衣裙，脸上略施脂粉，总之是一般美国老年妇女的典型打扮。乍一看上去，让我感觉到她的精力、气质和她的实际年龄间有一段很大的距离，她没有上了年纪的人那种沉闷孤寂感，坐在

那里腰身挺得笔直，似乎充满了自信心，她扭过头向坐在走廊里的其他人打招呼：

“再——见！”

“再见！玛丽！”

“玛丽，再见！”

不仅喊声参差不齐，音调也悬殊很大。

靠窗的双人沙发上坐着一个超级胖子，在美国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人，体重可以高达二百公斤，估计她是被喊声惊醒了，手中的画报滑到了地毯上，她也大声地喊，虽然那吐字并非十分清楚：

“再……见！”

向四周环顾，这里有通往楼上的楼梯，还有几扇紧紧关闭的门，紧靠大门的地方是男女厕所，显然这里是一个较宽敞的通道。也许这儿是个老年活动站，我正在琢磨着，突然又听到了喊声：

“年轻人，你发什么愣，还不快走！”

我惊愕地将视线转向玛丽，她确实实实在在地在向我发火，不单单是词句，连那略微发颤的声音都包含着愤怒和谴责。

走廊里传来了一片“噓噓”声，更渲染了这种紧张的气氛，真把我搞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正在犹疑之际，似乎引起了群情激愤，有伸手向门外指的，也有大声嚷的：

“还不快走！”

“玛丽淋雨了！”

“年轻人傻站着干什么？”

.....

这时我才发现玛丽灵活地驾驶着万能轮椅推开大门，冒雨向停车场驶去，而且是冲着我的车……我越发困惑不解，可总不能看着一位老人在大雨中淋着，我赶忙追了出去。生活里往往有弄假成真的时候，眼下的事实说明我确实是来晚了！

她能够行走，不过动作稍缓慢，因为万能轮椅驶至汽车门口前是她自己站起来的，但当我替她拉开门把手时，发现她的两只手关节畸形十分严重。

当我们都坐定在汽车里，依然可以清晰地听到她那气哼哼的声音，至少那怒气仍然未消。

雨竟然越下越大，汽车前玻璃窗的雨刷还坏了一个，道也分辨得不十分清楚。正如那茫然的路一样，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一点儿也不清楚。

“你还愣着干什么！”

“往什么地方开？”

“Summit street……”

我知道这条街，它的中文名的意思是“顶峰”，城里的富人区，金融、房地产在这里，教授、艺术家等也住在这儿。大雨，路面又比较滑，注意力要集中，避免意外的事情发生，要知道这辆车没有保险费！

老太太一路上叨唠起来没有完，这是上了年纪的人的特点，断断续续的，再加上发动机的噪音、雨点儿拍击声，听得不十分连贯：

“……狄克难道没有告诉你，每周今天我要到老年合作中心来，12点准时回去，瞧瞧，现在几点了……”

起初我打算表示沉默，很快地有一根小棍儿似的东西刺

戳着我的右肩，回头一看是她那长满老人斑的像树枝似的、扭曲的指头顶在我的肩头。

“问你呢，年轻人！”

“对不起，我的表没有电池了……”

“哼，”她十分不以为然。

路并不算远，虽然车开的速度很慢，也就一刻钟的时间就到了。这是我能想像出的那种精致的两层的小洋房，红色的砖墙和白色油漆的栏杆掩映在一片葱葱的树木之中。去年圣诞节，曾经到我的实验室的老板家里做客，他的家就在这条街上。通往楼门有一条长长的甬道，汽车可以直开到楼房的门口。她迅速地打开了房门，向车身的方向扭头示意，我领会了，是要我替她搬那万能轮椅。

进到房间里，她犹如鱼儿得水一般，灵活多了，她脱掉了鞋子，在地毯上走着，两手插在腰间，她并不十分高大，个子非常像我的姥姥。突然那种隐藏已久的难言的痛苦，又在内心里开始萌动了，我总想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会逐渐忘记姥姥，实际上那是自欺欺人，26年朝夕相处的养育之恩已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扉之中，她会永远与我同在的。

那种难以控制的悲怆情绪猛烈地袭击着我，我懒于启口，按着她的要求，将万能轮椅放在了门后的地方。当我扭身向门口走去的时候，她又大声地说：“你的车钱要由狄克来付！”

看来问题是必须要说清楚了，我止住了步，认真地告诉她：“对不起太太，我根本不认识狄克！”

“你难道不是狄克派来接我的司机？”

我还没有来得及申辩，电话铃就响了起来，玛丽抓起了电

话：“你大概十分奇怪吧！上帝派了一个从中国来的年轻人把我送回来的。当然车钱应该由你来付……”当她放下电话后，态度变得十分和蔼，确切地说显得有些窘迫，声音也显得柔和多了。“年轻人真对不起，这是一场误会，狄克是我的独子，他是葛瑞那塔居民区的管理主任。你知道葛瑞那塔居民区吗？”

我坦白地回答：“非常抱歉，我来到这个城市才一年，很多地方还没有去过……”

“你来这儿……”她认真地打量了一下我，抢在我回答以前，“你是在这儿读学位，硕士生还是博士生？”

“博士生。”

她很高兴，不知道是由于我是博士生，还是被她猜中了。“坐下来谈一谈嘛！”她指着客厅里的沙发说。

屁股还没有沾着沙发，她又开始发号施令：“年轻人……噢，我能知道你的姓名吗？”

“林——坦——”我有意识的发音准确，并且将声音尽可能拖长，要知道美国人学说中国话对他们来说是最头痛的事情，大学生们尚且如此，就更不要说是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了。

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玛丽的模仿力极强，而且她竟然记住了我的名字，只是吐字稍含糊。“林——坦——请你为我倒一杯放冰块的鲜草莓汁！”她停顿了一下，又补充说：“你喜欢哪一种也可以自己倒！”

对于美国人是用不着客气的。我不仅是嗓子干渴得冒烟，而且也没吃午饭，肚子咕咕叫。饿肚子对于穷博士生来讲，这是家常便饭。清凉的草莓汁一下子倒进饥肠辘辘的肚子里立刻有一种满足感，尽管是短瞬间的满足，也得到了些许安慰。

老年人有一个通病，头脑中的兴奋灶永远是谈话的主题和中心，没说上三句话又回到车费的问题上：

“车费应该由狄克付，每周二上午我去老年合作中心是在为他工作，今天临时他去外边有事情忘了给我叫车子，所以明天上午你可以去办公室找他，因为你有车子很方便……”

“这车子……”我一时也难以完全说清。

“你借来的？”她关心地问。

“我和朋友合伙买的，假期开始面临分手，要么付钱，要么要车……”话说出口了，又有点后悔莫及，要知道饱汉难理解饿汉子的饥。

“噢！”她颇有同感地说：“我们曾经四个人合伙买过车子。我非常明白，假期里要么拿着钱买 Greyhound（一种长途汽车）的票去纽约做工，要么有车子留下来在城里打工，当然各有利弊。”看来她还挺门儿清，没有丝毫高傲的神气，“如果车子不方便，你把电话留下来，我让狄克和你联系！”

我心中直打鼓，脸上自然也稍显踌躇，好在她的视力较差并没有发现。原来我们整个楼层有五套房间，大家共同 share（享有）一个电话号码，暑期一到，几个人各奔东西去打工，有人连房子都退了，电话自然是不用了。俗话说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要留下来的几个人，谁也不愿意伸头去单独拿电话费，希望多有一两个人来分担。可电话费已经下来了，如果逾期三天不缴，就要切断电话，美国人在这点上是说到做到的。今天恰恰是第四天，也许回到家，电话就不通了。转念一想，何必这么认真，顺手将电话姓名都写在一张纸上，说实话我并没有想到事情一定兑现。当我驾着

车向商业区驶去的时候，心想我倒不在乎那十几美元的车费，但至少了解了美国的又一阶层，也可以算做是枯燥的学习生活的插曲。但当我清楚地看见树立在闹市街道两旁的投放存车费的棱形筒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逃避了半天的存车费，现在无论如何想赖是赖不掉的！

公寓的二楼厨房里炉子上只有四个眼儿，十几口人做饭，又是炒，又是煎，又是炸。要是平时上课，回来可以先看书，最后一个做饭，总还可以忍受，因为有事情可做，现在已经考试完了，就没有那么大耐性了，特别是一天来都没有正经吃饭，回到家吃了三片面包和一只茶鸡蛋垫垫底儿，真有点顶不住劲儿了。

突然电话铃响了，声音响得十分固执，没有人抢着去接，我暗暗埋怨美国的电话局，为什么也不尽职守，准时将电话掐掉算了。铃声持续地响着，真把你搞得没有脾气，我没有好气地接过了电话。

“我找林先生！”声音粗大洪亮。

我本能地将耳机拿得远些，大声地喊：“你搞错了，这儿没有什么林先生……”

“我找林……旦……林先生！”这声音震耳欲聋。

我立即倒抽了一口凉气，尽量将声音放柔和些：“请等一等！”故意将耳机重放在桌子上，在房间里转了一圈儿，又拿起了电话。

“我是狄克，玛丽是我的老板，非常感谢你在大雨中，用自己的车送她回家，如果你方便的话，请明早九点到葛瑞那塔居民区我的办公室来谈一谈。”

由于一时冲动，讲话十分不礼貌，仿佛做了什么亏心的事情一样。竟然全部应承下来，待挂上电话后，脑海中又浮现出了疑团。明明玛丽告诉我狄克是她的儿子，而电话中的狄克称玛丽是他的老板，当然我们用的不是传真电话，但从那讲话的声音听来还有相似之处，可我绝不能以此做为判断他们之间关系的依据。

直到睡觉前，有关汽车的事情仍然没有定下来，问题很清楚，我和朋友都拿不出 300 美元立即付给对方，当然谁也不想轻易吐口让对方白白的使用车子，这样至少明天上午我还可以用一次。

葛瑞那塔居民区是一个六层楼的，虽不算太高但却是十分庞大的建筑群体，四周的环境清静、淡雅、安谧，周围被树丛、草坪所环绕，特别是它与一块宽阔的墓地相毗邻，更让人有种远离尘世、清心寡欲的情怀。

狄克的办公室在二楼，明亮、宽敞颇有气派，他个子很高大，和我想像中的他十分近似。最初一瞥的印象是：他是玛丽的儿子，他那深邃的目光酷似他的母亲，显得很严肃。美国有社会地位的人在办公事的时候总给人以这样的感觉，在我们握手时，我感觉到了他的力量。他非常直率，大概由于昨天晚上已经讲过客套话，所以今天说起话来就单刀直入：

“这是付给你的昨天的车费。”

一进门我就看见了放在桌子上的 10 美元，这绝不是最高的价码。

“玛丽把你的情况告诉了我，暑期你要打工，或者外出，要么留在城里。我这儿有工作你可以来干，从明天开始可以试工

两天，看看彼此是否适合。”他那双碧蓝的眼睛深深地盯视着我。

立即可以上班，这当然是件喜出望外的事情，不过我住的地方离这儿开车还需要 20 分钟。这里又没有公共汽车可通，交通工具成了问题，我的犹豫不决的神情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赶忙说：“玛丽已向我谈起了关于你的车子的麻烦，她同意借给你 300 美元。这样开车到这儿来工作就十分便当了。钱嘛，暂不急着还！就是不在这儿工作也没有关系，只要在假期中挣了钱再还就行了！不要有什么不安，因为你还要吃饭，要付房租。”说这话时他的声音很柔和，富有感情，他微笑了一下补充说：“玛丽是我母亲，可也是我的老板！顺便说一下，她很喜欢你！”

“谢谢！”我微微欠了欠身子。

“就这样谈妥了！”边说着，他用手按响了大写字台右上角的电钮。“我的秘书会向你讲清工作和支付你一张 300 美元的支票！”

狄克的秘书是位典型的老小姐，至少外表看上去是个古板、严肃、不苟言笑的人，鹰钩鼻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尽管她的声音很优美（这是报纸上招聘广告里要求秘书的首要条件），但看上去仍然令人望而生畏。

老小姐办起事情来十分认真，她煞有介事地从身后的壁柜里拿出一摞档案，向我介绍情况，那样子比我实验室的老板谈起实验来还要认真，一丝不苟。

“你要服务的雇主是安娜……她现年 97 岁……”

开始对于她的一般介绍我并没有认真去听，但 97 岁的高

龄引起了我的警惕，我是读完医科大学的博士生，深知近百岁的年龄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出现意外并非人们护理的疏忽，而是到了瓜熟蒂落的时候了。

“安娜结过两次婚，第一个丈夫是牙科医生，第二个是位在本州很有名的大法官。她和第二个丈夫的感情很好，他们相亲相爱生活了近30年，顺便说一下，安娜自己是内科的护士长。大法官有一个最大的嗜好，喜欢看橄榄球赛。20多年前的一个周末，他主持一次判案，没有回家，只是派人回家取票，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就没有再回来。安娜经受不了这重大的精神打击，有很长一段时间她精神错乱了……”

我非常认真地听了秘书关于安娜的叙述。可我始终不太清楚，这些介绍和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我困惑不解地看着她。

“……后来玛丽建起了高瑞娜塔居民区，安娜是最先搬进来的老住户之一，是玛丽前建议采用这种方法，对稳定安娜的情绪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特别注意在提到玛丽的名字时，老小姐的脸上流露出钦佩、崇敬甚至有那么点儿神圣不可侵犯的味道。

“每个月的第一个周末，要为安娜伪造一张20多年前用的赛球票子，早上随报纸一起送到，在下午要佯装有人为大法官取票子，她就会有一种朦胧的错觉，她的丈夫依然活着！”

“她真的相信她的丈夫依然活着？”我竟无法控制自己，脱口而出。

秘书认真地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和安娜谈过这件事情，可她生活得平静多了，老是满怀希望地等待着每月的第一个

周末。你的工作，就是负责伪造球票，尽量不要发生破绽地送出去，至少不要引起安娜的怀疑！”

我突然觉着坐在皮转椅上是这样不舒服，身不由己地伸直了腰杆儿，这时才发现秘书正用狐疑的眼光看着我，那意思似乎是在问我：“你成吗？”

我立刻严肃地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请您告诉我安娜第二个丈夫的名字，第二请将球赛票子给我一张。”

秘书早就准备好了，她递到我手中的不仅是一张票子，还有一张支票，她的嘴角稍微翘了翘，看得出来她还是很满意的。她开始站起身来，在将我送到办公室门口时，边走边说：“这是你最主要的工作，此外你要负责安娜周末的伙食，关于这方面的具体要求，营养师会告诉你的，有人在办公室等着你！”

工作细致严谨的秘书也有疏忽的地方，她对我的烹调技术估计不足，虽说来美国一年多了，一直住在“唐人街”里。千万不要误解为旧金山或者纽约的唐人街，而是我们这个城市里中国人自然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大致从外表就可以看出来，房子差、拥挤、汽车少，仅有的几辆也是类似我这样的杂牌车，中国人住在一起仍然是中国人的老习惯，有时也去外国人家里参加 party（集会），可很少到厨房自己动手去做。不要说是做洋饭，中国饭做得也不甚顺手，出国前都是姥姥给我做好了，我曾经想过一辈子只要姥姥给我做饭吃，任何名厨大菜的饭店对于我永远不具有吸引力。

不过细想起来做饭有什么难的？尤其是在美国，超级市场出售的都是成品、半成品，只要按着包装外面印得清清楚楚的